

中国知网（CNKI）来源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九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9辑 /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12

ISBN 978-7-5012-6148-2

I . ①中… II . ①复… III .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0) 第201609号

责任编辑

狄安略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张 琨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九辑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5, Issue 1 (2019)

主 编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344千字

版次印次

2020年10月第一版 202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148-2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系列数据库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半年刊

主 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 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 编 石源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泳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 健 复旦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赵卫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 晟 中山大学 薛 松 复旦大学

魏 玲 外交学院

[马来西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 胡旸昱 张泽宇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电邮: ccrnc@fudan.edu.cn

电 话: 86 21-6564 2939

传 真: 86 21-6564 2939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文科楼 307 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 编: 200433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石源华 /	1
-----------	-------	---

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专栏

周边外交视阈下的中国 70 年对美外交	潘亚玲 /	11
中国对日外交 70 年述论	吴寄南 /	31
中国对印外交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关培凤 /	52
中国对中亚区域外交的历史演进和未来发展	张 宁 /	74
中国西亚区域外交：历程、成就与未来抉择	郭 锐 /	94
中国对南太平洋区域外交 70 年述论	费 晟 /	113

中国周边外交综论

关于中国周边问题的思考	张蕴岭 /	137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李 文 刘铭赜 /	142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中国周边学	夏立平 钟 琦 /	159

中国周边学笔谈（三）：青年专场

反思与建构：中国周边学中层理论探索	蒋建忠 /	177
浅议中国周边学的价值取向	薛 松 /	182
中国周边学与东西方外交理论的比较与融合	曹 玮 /	187
“中国周边学”的三种解读和创设目标	张 群 /	192

中国周边学的新课题：如何为区域提供规范.....	贺嘉洁 / 197
学习者视阈下的中国周边学“十问”.....	张 励 / 201

中国周边专题研究

中国周边经济形势的评估和分析.....	钟飞腾 / 211
“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外构塑.....	马丽蓉 / 238
论新时代海防观的理论来源、内涵及思维方法.....	高新生 / 248

新书栏

中国周边学的提出、推介和研究

——《中国周边学研究文集》前言.....	石源华 / 269
----------------------	-----------

会议综述

第八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胡晓昱 / 283
---------------------	-----------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95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9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99

Contents

Preface.....	<i>Shi Yuanhua / 1</i>
--------------	------------------------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70 Years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the U.S. in the Past 70 Years: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Pan Yaling / 11</i>
A Review of 70 Years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Japan	<i>Wu Jinan / 31</i>
The History, Reality, and Future of China's Diplomacy toward India	<i>Guan Peifeng / 52</i>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Central Asia	<i>Zhang Ning / 74</i>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i>Guo Rui / 94</i>
A Review on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South Pacific in the Past 70 Years.....	<i>Fei Sheng / 113</i>

Comprehensive Studie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On Solving China's Neighboring Issues	<i>Zhang Yunling / 137</i>
Conception and Practice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Li Wen and Liu Mingze / 142</i>
Constructing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ia Liping and Zhong Qi / 159</i>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Report, Part 3: Young Academics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loring Middle-range Theory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Jiang Jianzhong</i> / 177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Xue Song</i> / 182
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Diplomatic Theories of East and West	<i>Cao Wei</i> / 187
Three Interpretation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and Its Targets	<i>Zhang Qun</i> / 192
New Subject of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How to Provide Paradigm for the Region?	<i>He Jiajie</i> / 197
10 Questions about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Learner	<i>Zhang Li</i> / 201

Research Topics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Zhong Feiteng</i> / 211
BRI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mage	<i>Ma Lirong</i> / 238
On the Origin of Theory, Contents and Thinking Methods of Coast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i>Gao Xinsheng</i> / 248

Reading Recommendation

Preface of Essays on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Proposing, Presenting and Studying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Studies	<i>Shi Yuanhua</i> / 269
--	--------------------------

Reviews on Symposiums

- A Review on the 8th Symposium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Hu Yangyu / 283*

Appendix

-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Fudan) / 295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7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99

中国西亚区域外交：历程、成就与未来抉择

郭 锐

【内容提要】近七十年中国的西亚外交以改革开放为界点来审视，此前以“政治外交”为主线，此后逐渐转向“全方位外交”，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依存关系不断增强。由此，西亚外交成为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中新的增长点和亮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西亚外交以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双方关系发展跨进新阶段。未来，应继续巩固深化中阿传统友谊基础，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构建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务实地推动地区和平进程，努力构建中国与西亚国家智库间长效交流和合作机制。

【关键词】中国 西亚区域外交 历程 成就 未来抉择

【作者简介】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东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吉林省图们江国际合作学会副会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亚外交在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中呈稳步上升态势。尽管中国的西亚外交在特殊历史时期一度遭受挫折，但改革开放后再次起航、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如今，中国的西亚外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动下迎来新的契机。面向新时代，中国与西亚国家必将开创“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使双方关系发展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光辉典范。

一、中国对西亚外交的发展历程与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与西亚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六个阶段，这期间，既有“波谷”，又有“波峰”。从1955年中国与阿富汗建交实现对西亚关系“零的突破”，到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实现与西亚国家的全面建交，中国对西亚外交不断实现跨越。这为新世纪彼此关系的发展、拓展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与政治保障。

（一）历程回顾

邦交关系的孤立期（1949—1955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处境孤立、国家境遇严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保护人民政权、维护国家安全、打破美帝国主义封锁，选择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为此，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成功化“危局”为“安局”，维护了人民政权安全和国家主权及尊严。对受控于西方阵营的西亚国家，新中国将其领导层一度视为“反动的统治集团”“封建统治者”等。1950年8月，阿拉伯国家联盟（LAS）专门通过决议，宣布不承认新中国，反对联合国接纳新中国。^①朝鲜战争爆发后，部分西亚国家不分青红皂白，甘愿给美帝国主义当枪使，公开指责中国为“侵略者”，有甚者还派兵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西亚国家关系并不融洽。这其中，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难辞其咎，严重阻碍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及其人民渴望交往、和平共处的心愿。不过，“受阿富汗与苏联友好的影响，中国与阿富汗于1955年1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该阶段中国与中东外交取得的主要成就”。^②

邦交关系的创立期（1956—195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与西亚国家存有隔阂，但彼此相同的遭遇、相似的命运，很快使双方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走到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为打破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而作为第三世界的西亚国家自然成为新中国努力争取的重点。同时，一些新兴的西亚民族主义国家在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政治经济独立的斗争中，也需要中国支持。这促使中国与西亚国家在

^① 李红杰：《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56页。

^② 刘中民：《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上）》，《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页。

1955年万隆会议上成功摒弃前嫌、开始携手共进，迎来彼此建交的首次高潮期。据统计，中国在1956年9月到1959年2月，与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七个广义的西亚国家正式建交。至此，西亚国家逐步改变了对新中国的看法，这为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打开了大门，也为实现彼此关系正常化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邦交关系的低潮期（1960—1969年）。伴随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国对外政策由“一边倒”转为“两个拳头打人”“两面开弓”。既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又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但不论从战略还是战术的角度看，这都使中国外交陷入被动境地。虽然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率中国代表团对亚、非、欧的14个国家进行了访问，^①部分调整了与上述国家关系，使彼此关系逐步复归正轨，但受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中国外交背上了沉重包袱且日益脱离实际。一方面，中国和亲美的西亚国家未能迈出“勇敢的一步”；另一方面，此前与中国相对友好的部分西亚国家全面倒向苏联，中国在西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此时的中国“既没有客观清醒地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主体，又在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上盲目超出自己的实力，导致这一时段中国在中东外交的被动局面”。^②这使中国不得不思考和审慎调整其外交政策，也为与中国与西亚国家迎来建交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

邦交关系的转型期（1970—1978年）。为扭转被动局面，缓解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中国逐渐把“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调整为“联美抗苏”。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当时国际形势及中国对策，形成《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③对此，陈毅向周恩来总理建议中央尽快同美国接触，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于是，就有了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逐步走向缓和。伴随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迎来第二次高潮期。据统计，仅在1971年，中国就与科威特、土

^①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与叙利亚联合体）、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11个亚非国家，接着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最后同宋庆龄副主席一起访问了锡兰（斯里兰卡）。其中，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苏丹是中东阿拉伯国家。

^② 李红杰：《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第56页。

^③ 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瞭望》1992年第35期，第26页。

耳其、伊朗、黎巴嫩、塞浦路斯五个西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10月，中国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恢复了合法席位，西亚国家有所助力，这推动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迈向新阶段。1977年和1978年，中国分别与约旦、阿曼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全面建交进程。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展西亚外交的一个考虑是，在西亚这一重要方向上，为遏制苏联霸权主义过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邦交关系的发展期（1979—1992年）。这一时期，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逐渐破除了意识形态划线、美苏阵营分立的传统思维，确立了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外交准则。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外交空间，增强了中国外交的灵活性和主动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先后与阿联酋、卡塔尔、巴勒斯坦、巴林、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国家建交。至此，中国与所有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989年底，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埃及，受到埃方热情接待。此次访问为打破西方国家对华制裁，恢复中国的国际影响起了重要作用。^①此外，伴随1978年埃及与以色列关系逐渐进入和平状态，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主和”舆论开始占据主流地位，这为中国与以色列进行“阳光下交往”奠定了基础、扫除了顾虑。1992年1月24日，中以终于实现正式建交的夙愿，中国也走过了与西亚国家全面建交的历程，既为这一时期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大发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下一阶段双方关系渐入成熟期打下了基础。

邦交关系的成熟期（1992年至今）。伴随双边关系的加强和深入发展，西亚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不论是从地缘战略博弈、地缘政治地位来看，还是从保障边疆安全、确保能源安全来说，西亚对维护中国和平发展局面抑或和平崛起都是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带。^②这意味着中国只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谋划对西亚外交，积极发展与西亚国家友好互惠关系，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国战略空间，切实保障和增进中国在该地区的国家权益。其实，这也符合西亚国家的核心利益。由此，推动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加快步入成熟期。2000年和2004年，中国分别创立“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作为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的机制化平台。1992年以来，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呈全面活跃的局面，这表明彼此关系发展

^① 李红杰：《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中东政策》，第76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已进入成熟期。虽然西亚属多事之地且战乱频仍，但中国始终在大是大非面前秉持公正、积极促谈、维护和平。此举赢得西亚国家的广泛赞誉，体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做派，也带给西亚国家更多的期待。

（二）主要成就

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与西亚国家的主要外交活动，其鲜明地聚焦在政治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五大领域，由此支撑起中国的西亚外交，也有效保障、推动和增进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

在政治外交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与阿富汗建交从而实现了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零的突破”，到1992年与以色列建交由此实现与西亚国家全面建交的局面，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不断实现跨越。这为新时期彼此关系的进一步拓展和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对外交活动的束缚，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领域。在此背景下，中国对西亚外交由“以‘政治外交’为主转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外交”。^①不过，政治外交的加强和深入发展以及双方高层的频繁互访，依然是推动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基石与保障。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亚热点事件频发、局势动荡，中国面对第四次、第五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危机、也门危机等严峻事态，其始终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奉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理原则，并基于国家利益、国际责任的要求，务实、公正、灵活地开展外交斡旋活动。由此，赢得西亚国家的普遍赞誉，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这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保驾护航”作用。

在经济外交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亚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发展，其中“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外交更多受商业利益的推动”。^②1991年，中阿贸易额为24.2亿美元，仅两年后双边贸易额就首次突破了40亿美元。21世纪以来，中阿贸易额屡创纪录，2011年双边贸易额接近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35%，创历史新高。2012年，中阿贸易额达2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再创历史

^① 刘中民：《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上）》，第8页。

^② 孙德刚、叶海亚·祖必：《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外交》，《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56页。

新高。^① 中阿经贸额的迅速攀升，只是中国与西亚国家经贸关系日趋强化的一个缩影。当前，中国与西亚国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利益融合愈加深入，彼此经贸合作呈现只有“波峰”没有“波谷”的良好态势，这得益于双方经贸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通常，中国从西亚进口原油、成品油、液化天然气等原料品，中国出口到该地区的商品以机电、纺织、轻工等为主，彼此产品的互补性很大，经贸互利性极强。对中国来说，西亚是不可忽视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对西亚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令其垂慕，与其加强经贸合作是不二选择。^② 这为中国加强与西亚国家以互利合作共赢为原则的经济外交活动，营造了良好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廓清了思维理路。

在能源外交领域，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热火朝天地进行，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迅速上升，1993年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石油净进口国。^③ 其中，中国自西亚进口石油的数量上升态势最明显，“从1990年的115.36万吨增至2002年的3539.12万吨，12年间扩大了近30倍”。^④ 众所周知，西亚油气资源丰富，素有“世界油宝库”之誉，是中国能源供应地的主要来源。截至2012年底，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来自西亚，该地区局势稳定与否成为中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跨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西亚国家高层互访不断且持续增强，双方以石油为主轴的能源外交取得不俗绩效是一大亮点。例如，2006年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登基后把中国确定为首访国家，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回访该国，两国元首的互访活动为增进双方能源领域合作、打开能源外交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⑤ 事实表明，中国与西亚产油国间能源合作已进入新时期，而能源外交则是中国对西亚外交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具有特殊地位。

在军事外交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多次无私地给予上述国家以政治声援、物资支持和军事帮助，促进了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进程，也为中国赢得一批好兄弟、好朋友，成功突破了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孤立封锁。西亚国家作为“两个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自然成为新中国外交争取和援助的对象，这在军事外交领域有着鲜明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西亚国家所展开的军事外交活动，极大地促进

^① 易初：《中阿经贸合作依然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5月14日，第23版。

^② 朱志群：《中国对中东的能源外交与策略》，《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第65页。

^③ 潘光：《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能源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6期，第29页。

^④ 刘中民：《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下）》，《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77页。

^⑤ 刘玲芳：《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石油经济贸易的挑战与展望》，《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年第22期，第11页。

了双边关系发展。例如，“经中国牵线，埃及与捷克于1955年9月签订了第一个军火贸易协定，从而使埃及首次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这对埃及冲破美英武器禁运、加强国防力量、抵御外来侵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加深了中埃友谊，促进了中埃建交。”^①此后，伴随世界形势的剧变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中国对西亚国家的军事外交活动由无偿援助逐渐转向以军品贸易和军事合作项目为主。除传统军事合作领域外，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以参加西亚的维和行动、派遣海军编队参加亚丁湾护航行动等形式，进一步拓宽了中国与西亚国家的军事外交领域，由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军事外交新格局。

在人文外交领域，中国与西亚国家人文外交启动较早，包括文化、人员和思想的交流，大致经历了三个高潮期。^②持续深入和加强的人文外交活动在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起到了“增信释疑”的效果，也夯实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与西亚国家的人文交往，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有推动不同文明对话、重塑被西方妖魔化国际形象的迫切需要。^③为此，中国在西亚国家举办了“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海湾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周暨新疆文化节”“中国文化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文化节”等大型文化类活动，而西亚国家在中国举办了“伊朗文化周”“叙利亚文化周”“科威特文化周”等综合文化活动。2006年在中国成功举行的“阿拉伯艺术节”，把中阿文化交流推向新高度。当前中国对西亚国家人文外交，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对华负面认知和疑虑、国情差异巨大明显、信息媒介传播变革等因素，成为新时期推动中国与西亚国家人文外交的待解课题。

（三）总体评价

全面认识中国的西亚外交，可以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迈入新世纪三个阶段做出分期性评价，各个时期中国对西亚外交的重点、难点、亮点多有不同。这既反映了双方关系发展及成就取得的来之不易，也表明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处理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应对西亚复杂局势、发挥中国

① 赵国忠：《中国与中东的军事外交》，《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年第2期，第3页。

② 马丽蓉认为，20世纪50—60年代是新中国与中东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70—80年代是双方展开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改革开放后是双方文化交流步入飞速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参见马丽蓉：《新中国与中东的文化交流》，《西亚非洲》2010年第4期，第17页。

③ 刘中民：《中国中东外交三十年（上）》，第12页。

“负责任大国”作用的根本准则。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西亚外交以“政治外交”为主。这一时期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由此形成了该时期所特有的世界格局观、国际斗争观、意识形态观和领袖人格观。双方关系的发展以“政治外交”为主，即以突破关系瓶颈、实现正式建交为中心工作。虽然在推进彼此建交的过程中难免会囿于时局，但双方最终由陌生走向熟悉、由敌视迈向共存。改革开放前近30年中国与西亚国家的邦交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后，向全方位外交迈进。此时，中国外交风格更趋务实，再次肯定了和平共处原则的地位，这为推动和实现中国与西亚国家全面建交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和平共处原则为依归，中国与以色列在1992年1月底正式建交，由此完成了彼此渴望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夙愿。同时，伴随党的中心工作转移，中国的西亚外交逐步由“政治外交”为主转向全方位外交。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内涵内容，进一步提升了双方关系发展的重量质量。如果说和平共处原则是推动和实现中国与西亚国家全面建交历程的政治基石，那么，坚持互利共赢方针则是新时期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全面加强和发展的基本保障。

迈入21世纪，西亚外交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全面加强了与西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领域联系，彼此依存程度加强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格局。例如，从经贸关系看，2009年“中国已成为GCC（即海湾合作委员会，笔者注）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是GCC第一大货物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货物出口目的国”。^①200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同时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FTA）谈判进程。可以说，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及其在西亚地区的关系成长、利益深化和责任担当，西亚外交在中国周边外交乃至总体外交中的权重不断提升。中国从2002年开始向西亚派遣特使，这可以视为中国对西亚外交的一次变革。总而言之，不论是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和发展，还是中国与西亚国家FTA谈判以及其他领域关系及合作的加强，无不推动也预示着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在更加全面、紧密、深入、高质的发展带动下迈入了新时代。

^① 据统计，2000—2011年，中国与GCC双边货物贸易额由101.1亿美元上涨至1337.2亿美元，年均增长31.9%，参见张利娟：《中国与中东贸易新发展》，《中国经贸》2012年第10期，第88页。

二、新时代中国的西亚区域外交

迈入新时代，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跨进新阶段，各领域合作持续加强，堪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系列的积极担当举动，使双方关系强化深化的同时，也推动西亚和平进程跨入新阶段，共同发展迎来新局面。

（一）确立新理念

一是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①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中阿双方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看待对方，用对话交流代替冲突对抗，创造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谐相处的典范。”^② 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正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文外交的根本指南。坚持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就是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世界各国及其人民友谊的桥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纽带。这势必对中国的西亚外交这一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文外交的重要方向，形成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并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

二是相互尊重的道路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③ 由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承继和现实国情，因此不应要求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走同一条发展道路。尊重各自的道路选择，既是中国和平发展外交一贯的原则主张，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习近平表示：“我们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从各自古老文明和发展实践中汲取智慧。”^④ 毫无疑问，该主张适用于所有的西亚国家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道路选择，不仅意味着不干涉他国内政，更意味着分享和汲取彼此的治国理政经验，使双方实现“取长补短”，进而可持续地提升本国和平发展的能力。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59—260页。

^② 同上，第315页。

^③ 同上，第315页。

^④ 同上，第315页。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推动下，中国在西亚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不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近，还会越来越巩固、越来越繁荣。由此，为新时代国与国相交、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

三是实事求是的是非观。自古以来，西亚就是域内外大国博弈的重要战场，而对该地区的激烈争夺则不可避免地扯出许多是非非。如今西亚国家“剪不断、理还乱”的旧恨新仇，其实与冷战时期美苏对该地区的长期争夺不无关系。尤其是美国在阿以冲突中长期过度偏袒以色列，致使阿方常常蒙受“不白之冤”难以得到公正对待，因而使阿以冲突的彻底解决变得遥遥无期。对此，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向来是坚定和一贯的，即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①可以看出，中国在大是大非面前，一贯秉持公正、伸张正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该地区矛盾与冲突。新时代中国的西亚外交会继续彰显实事求是的是非观，中方会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并与西亚国家一道探索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的新路。

四是对话和平的安全观。2010年“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爆发，再次开启西亚所谓“民主进程”的同时，也使该地区局势陷入紧张动荡之中。例如，叙利亚危机的解决久拖不决，致使该地区极端主义思潮泛起，恐怖主义势力趁乱扩张并向域外国家扩散。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传统热点问题依然是影响西亚安全局势和地缘政治关系走势的主要诱因。显然，新时代中国的西亚外交无法规避该地区传统热点问题尤其是敏感复杂的地区安全问题的冲击影响，而这恰恰应成为新时期中国对西亚外交有所作为的重点方面。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西亚事务，促进该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并尽己所能地帮助西亚国家实现平稳转型。^②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尊重叙利亚人民合理诉求，支持尽快落实日内瓦公报，开启包容性政治过渡，实现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③这再次表达了中方立场，传递了中方声音，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中国与西亚国家携手推动该地区热点问题和平解决的根本遵循，体现了以对话促和平为核心的安全观在该地区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6页。

^② 李伟建：《当前中东安全局势及对中国中东外交的影响》，《国际展望》2014年第3期，第22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6页。

五是合作共赢的发展观。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①这既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方针原则的集中体现。针对目前中国与西亚国家均处于各自发展的关键阶段，都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的现实，习近平开诚布公地表示，“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对接起来，为阿拉伯国家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支持。”^②近年来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大发展、大繁荣的事实，使双方有充分理由相信，坚持合作共赢方针、走共同发展道路，中国与西亚国家一定会开创崭新的局面。

（二）探索新思路

在政治领域，突出更强的针对性、立场性。迈入新时代，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交往和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形成“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新格局。^③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由愿景迈向实践，西亚这一“三洲五海之地”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这迫切要求中国在该地区“有所作为”。有鉴于此，中国在2016年1月13日对外发表首份《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简称《对阿政策文件》）。随后，习近平主席在当月19日至23日，应邀对沙特、埃及、伊朗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不论是在《对阿政策文件》中，抑或是习近平访问上述三国发表的演讲中，均强调了中国在处理该地区热点问题上政策的针对性和立场的坚定性。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西亚外交从理念到主张、从政策到行动，都充分结合了西亚局势敏感复杂多变、中方真心体谅理解重视西亚国家核心利益关切的合理因素，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对西亚外交致力于“创造性介入”、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的新思路。

在经济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升级换代。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要解决“优化贸易结构”问题，推动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73页。

② 同上，第315页。

③ 《“新时期发展中阿关系的行动指南”——解读中国首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中国政府网，2016年1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16-01/14/content_5032961.htm，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中阿务实合作升级换代，使中阿贸易额在未来10年从2013年的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①为此，中国政府鼓励中资企业从西亚国家进口更多的非石油类产品，使其在该地区的投资逐步从能源、石化领域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其他领域拓展。支撑这一“优化贸易结构”战略构想的方案是，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新格局。^②对中国和西亚国家来说，这是双方携手共同面对全球新一轮产业调整，抢占未来产业高地，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的关键性举措。在上述尖端技术领域，双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潮流。在经济领域，通过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中国与西亚国家经济关系发展必将再创辉煌。

在社会发展领域，彰显项目合作的精准帮扶性。习近平在2014年6月提出：“今后3年，我们将为阿拉伯国家再培训6000名各类人才，同阿方分享发展、减贫等方面经验，交流中方的先进适用技术。未来10年，我们将组织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访交流，推动并支持200家中阿文化机构开展对口合作，邀请并支持500名阿拉伯文化艺术人才来华研修。”^③另外，《对阿政策文件》中也有详细的阐释和具体的说明。中国强调对西亚国家相关项目合作的精准帮扶性，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气度与胸怀，并以实际行动赢得中国版“搭便车论”“搭快车论”的普遍赞誉。迈入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与西亚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携手推动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已经是新时代中国对西亚外交的一项使命。显然，这少不了中国与西亚国家在社会发展领域内密切合作及创新性举措的积极促动和功能外溢。

在人文领域，推动落实“宗教交流”倡议。面向新时代，全方位推进中国的西亚外交，离不开人文外交的助力和推动。俗话说，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全方位推进中国与西亚国家人文外交，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要使中国对西亚人文外交真正做到“入乡随俗”。如果说新时代中国对西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7页。

^②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发展美好未来 推动中阿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人民网，2016年1月2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22/c64094-28075084.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8页。

亚人文外交有何“亮点”，那么，就在于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宗教交流’的倡议，即搭建双边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积极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和蔓延”。^① 众所周知，西亚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的根由之一是该地区的宗教、教派之间缺乏宽容理解和沟通交流平台，致使该地区矛盾越积越深、得不到及时化解，反倒使“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势力一时间活动猖獗。中方在《对阿政策文件》中提出“宗教交流”的倡议，可谓是切中时弊、对症下药。这对伊斯兰教的国际形象改善，维护和增进中国与西亚国家的主权和地区安全，都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以“宗教交流”为主轴，同时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一系列的友好交往，势必增强中国对西亚外交的亲和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有助于巩固和提升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水平。

在安全领域，全面拓展和细化安全合作。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实现西亚持久稳定与发展繁荣，中国给出了全面拓展和细化安全领域合作的新方案。具体来说，在安全理念上，中国首次提出“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② 在安全实践上，中国针对具体问题和迫切领域，提出为数不少的新倡议、新举措和新方案，并得到西亚国家普遍赞誉。例如，在反恐合作领域，中国通过建立长效化的安全合作机制、加强情报信息交流、进行专业人员培训等活动，对阿拉伯国家针对性提升和加强反恐能力提供一定的帮助；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近年来中国与部分西亚国家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时，近10年中国连续派遣31批护航编队参与亚丁湾护航行动，累计护航商船数量近7000艘。^③ 可以看出，中国在促进西亚安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上，不仅积极贡献“中国智慧”，还为全面拓展和细化安全领域合作努力提出“中国方案”。这从根本上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西亚安全局势稳定，为域内外国家共同推动构建该地区新型安全秩序创造了条件。中方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也得到域内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① 刘中民：《定位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内涵——解读〈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世界知识》2016年第4期，第59页。

^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第13版。

^③ 刘晓博：《我是首批“护航人”：写在亚丁湾护航十周年的日子》，《舰船知识》2019年第2期，第42页。

（三）实施新战略

一是务实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这既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关键一环，也是新时代中国对西亚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一。该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对中阿双方利益融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依存关系的升华。“过去10年间，中阿贸易额增长9倍。目前，中国已是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拉伯国家是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方和第七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重要的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市场。”^①可以说，面向新时代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历史必然，具有深厚的利益基础和深远的战略影响。当前，中阿双方都肩负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需要彼此借力、携手前进，共同编织一张紧密、牢靠的互利共赢关系网。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正是实现这一远景夙愿的重要战略抓手。虽然实现这一宏伟蓝图仍需时日，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摩擦、经历一些曲折，“但只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②毫无疑问，面向新时代，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是沟通“中国梦”与“阿拉伯梦”的正确道路选择。

二是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和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与西亚国家共同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互利共赢新型合作关系的主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立即在西亚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共鸣，中国与西亚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的认识也被更多的域内国家所接受。在历史上，中国与西亚国家通过古丝绸之路，共同谱写了相知相交的辉煌历史。如今，“一带一路”倡议在西亚再次迸发活力，把亚洲大陆的两端重新连接起来，也推动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快步迈向全方位合作的新阶段。目前来看，中国与西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主要是通过高效高质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国家间发展战略对接能力，促进彼此文化文明的相互融通，把互利合作的蛋糕不断做大，共同打造助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坚实平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秉持传统友好，坚持互利共赢，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深化全面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这成为新时代中国对西亚外交的题中之意。当然，“‘一带一路’建设越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就越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引领和示范效应。”^③在这方面，中国与西亚国家应提高协

^① 郭言：《绘就中阿命运共同体蓝图》，《经济日报》2016年1月23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第3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7页。

商水平、加快推进效率，以成熟心态、成型规划、成事作为，争取成功结果。

三是构建和强化“1+2+3”合作格局。“1+2+3”合作格局是中国与西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面向未来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的重大战略布局。其中，“1”是指以能源合作为主轴，“2”是指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3”是指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①迈入新时代，“油气+”合作新模式的创立及成功探索，标志着中国与西亚国家合作档次的再次提升，双方由此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未来。以往，中国与西亚国家经济领域合作，主要集中在能源、贸易、工程承包等传统方面，高新技术等方面的合作相对缺乏建树。这种不完善、不优化、不尽美的贸易关系结构，伴随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的发展不断迈向新高度、走向新阶段，其内在的制约性、影响的消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双方要运用新思路、推出新举措、创建新机制，努力破解务实合作遇到的各种难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打破现实瓶颈、释放合作潜能。”^②如果说共建“一带一路”在宏观层面上具有顶层设计的规划意义，那么，构建和强化“1+2+3”合作格局则是中国与西亚国家在具体层面上展开互利务实合作、实现共赢共同发展的战略支撑。

四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当前，反全球化呼声高涨、逆全球化行为增多，加之“黑天鹅”事件迭出、民粹主义急速抬头、全球性公共问题一再凸显，人类文明发展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期”。如何引领人类社会走出发展困境，尽快恢复全球化信心，打造合作共赢新型关系，成为新世纪全人类亟待解决的时代性课题。面对此种局面，中国勇敢地担负起历史重任，以自身发展努力驱动世界发展、带动全球经济繁荣，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走出困顿局面，贡献着“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这就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加强加深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新时代意识，由此，把全球化浪潮引向更高、更好、更完善的新境界。诚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③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调所在，也是新时代中国对西亚外交的根本姿态和立场常态。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西亚国家乃

^① 《习近平：共同开创中阿关系发展美好未来 推动中阿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22/c64094-28075084.html>，访问时间：2019年3月1日。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9页。

^③ 张敏彦：《习近平的改革之“力”》，新华网，2018年12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12/12/c_1123839510.htm，访问时间：2019年1月18日。

至世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起来，也欢迎其他国家搭上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便车”“快车”。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世界意义，也为新时代中国的西亚外交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开辟了新路径。

三、中国对西亚区域外交的未来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西亚外交在务实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大力倡导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充分显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活力、魅力，以及中国倡议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所蕴含的时代价值，由此赢得西亚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普遍赞誉。中国的西亚外交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引领下跨入新阶段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战略抉择。未来中国在推进和拓展西亚外交时，应抓住抓好五大着力点。

（一）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阿传统友谊基础

王毅外长指出：“6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表明，中阿友谊源于双方真诚友好、重情守义的文化传统，源于我们共同遵循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基本原则，源于我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① 这既是对60年来中阿关系不断取得“极不平凡成绩”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期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遵循。由此，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在新时期中国的西亚外交中就具有了独特的统领意义。可以说，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中阿传统友谊基础，既是新时期共同开创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新局面的动力与保障，也是面向未来推动构建中国与西亚国家新型关系模式的重要基石。

（二）落实“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② 共商，即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兼顾彼此的利益与关切；共建，即各尽所能，长效恒久，充分发挥出、发挥好双方的优势和潜能；共享，即经验尤

^① 王毅：《携手共创中阿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第13版。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16页。

其是成果共享，做到公正合理，努力打造中阿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体现在中阿关系方面上，也适用于中国与其他西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这就要求在推进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在内的中国与西亚国家之间诸多发展战略对接议题的过程中，把握好每一个环节，处理好每一处分寸，充分体现和落实“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要求，积极展现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特质、价值内涵和不竭活力。这既是落实合作共赢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让“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论”等干扰杂音“绝迹”的关键举措。如此一来，使中国与西亚国家长效化地联动起来，并在深层意志上拧成一股绳，携手开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路子、新未来。

（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自“一带一路”倡议问世以来，虽然我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心存焦虑、存心阻挠，时不时地发出诋毁或质疑的声音。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部分西亚国家及其民众也对推动该倡议的现实利好之处和共同发展前景了解及理解不足，甚至是心有一定的疑虑。一些西亚国家及其民众担心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只是在掠夺他们的能源资源，或是对其进行经济控制以主宰他们的经济命脉。这些状况大大增加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难度，也给新时期构建中国与西亚国家新型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根本上反映的却是“冷战思维”作祟及其余毒的巨大危害性。应当看到的是，一些国家虽然身处于21世纪，但意识却始终停留在过去，走不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窠臼，不甘心其霸权身份、强权行径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与西亚国家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利益追求、长期的友谊关系，为双方携手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协力走出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新路，彰显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价值和不竭动力，无疑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极强的示范意义和极佳的传播效果，堪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一环和亮点所在。

（四）以积极的建设性姿态推动地区和平进程

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中东和平需要群策群力”，“谋和平、求稳定、促发展是地区国家共同愿望，通过政治途径化解争端，是符合各方根本利益的战

略选择”。^①这一政策主张在妥善解决伊朗核危机上得到成功实践，有力地促进了西亚地区和平进程，也让世界各国深刻感受到“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处理地区敏感问题上的独到价值与独有魅力。这说明以政治途径化解纷争、以外交手段弥合分歧，不仅是妥善处理地区热点事件的有效方式，还可以有力地推动地区和平进程、加强地区和平机制建设。可以说，中国在参与包括伊朗核问题在内的西亚地区热点事件处理过程中的公正立场、积极姿态和建设性作用，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也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等负面论调。这表明中国所一直坚持的以政治途径化解地区争端的政策主张不仅正确还十分有效，是各方协力推动西亚地区和平进程的关键举措，因此赢得域内外相关国家的一致认可和信赖，也为中国与西亚国家协力推动该地区和平进程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五）构建中国与西亚国家智库间长效交流和合作机制

伴随近年来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大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的良好势头，双方智库间长效交流和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一项热点议题。毋庸置疑，“深化沿线国家智库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智库的专业研究能力及民间外交的影响力，对促进各国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②在西亚地区，智库机构被誉为一个国家“睁眼看世界”的引路人，其对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常态认知、国家立场和相关决策的制定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作用。鉴于智库机构的独特地位和广泛影响力，深入研究、积极推动、建立健全中国与西亚国家智库间长效交流和合作机制，其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不可忽视，堪为当务之急。新时期中国与西亚国家关系发展面临进一步巩固和升级的问题，加之部分西亚国家及其民众对中国崛起、“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因素”尚有一定的误读和曲解，因此，有必要通过双方智库间机制化、长效化的交流和合作，更好地达成彼此之间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沟通协调、功能外溢的战略作用。这有助于双方共同应对西亚地区敏感复杂的多变局势，并从千头万绪中理出思路、找准对策、精当作为。现阶段，中国与西亚国家智库间交流和合作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快建立健全长效化的交流合作机制势在必行。

^① 杜尚泽：《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第3版。

^② 刘倩：《“一带一路”的智库合作：现状与评论》，《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90页。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Region of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Options for Future

GUO Rui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may be regarded as a “watershed” point that can divide the process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the West Asia in the past 70 years. Before this “watershed” point, the mainstream of this diplomacy had been the “diplomacy for politics”, whereas ever since this point, it has developed into “all-directional diplomacy”, which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ia. In this sense, this diplomacy has become a new point of growth and excellence in both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and its overall diplomac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CP, it has been uplifted to a new stage, led by the effort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and based on joint construction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future, the tradi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a-Arab friendship should be consolidated and deepened, while the principle of “Consultation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 so as to develop a new-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is focused on “win-win” co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regional peace process actively and pragmatically. Also, an effort should be taken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ink tanks of both sides.

Key Words China; China's Diplomacy with West Asia; Process; Achievements; Decision-making in the Future

Author Guo Rui, Professor, Director and Ph.D. Tut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Vice secretary at Institute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hinese Association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ice President at Institute of Jilin Province Tumen Riv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